

裴建国 著

不结意间 走过历史

雕刻 · 恩师 · 展览 · 典藏

Walk through history obliviously



裴建国 著

不结意间

走蜀历史

雕刻 · 恩师 · 展览 · 典藏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经意间走过历史/裴建国著.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86-2737-4
I.不 II.裴 III.文集—中国—当代 IV.J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4736号

不经意间走过历史

出版人/ 石志刚
作者/ 裴建国
封面题字/ 杨力舟
责任编辑/ 鄂俊大
技术编辑/ 赵岫山 郭秋来
出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电话/ 0431-85637191 010-63106921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址/ www.jlmspress.com
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制版/ 天一
印刷/ 深圳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1.5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386-2737-4
定价/ 50.00元



裴建国简介

1955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任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副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持有者。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为毛主席坐像雕刻组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跟随著名雕刻家刘润芳雕刻毛主席像头部，其间，结识著名雕塑家叶毓山、白兰生、曹春生等，受其影响，开始从事雕塑艺术创作。1980年石雕作品《猜》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1984年被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选为助手，从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调入中国美术馆。跟随刘开渠先生工作学习9年。其间，协助他完成《蔡元培纪念像》（荣获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评选最佳奖），《梅兰芳纪念像》等大型城市雕塑作品以及许多名人纪念肖像等。刘开渠先生去世后，回中国美术馆任展览部编辑，2001年担任展览部副主任，现为典藏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在完成部门业务管理工作的同时从事雕塑创作和美术研究工作。

雕刻 恩师 展览 典藏

雕刻和恩师

雕刻毛主席坐像的那些日子（回忆录节选）	009
我跟开渠大师学雕塑	012
永恒的怀念——记梅园周恩来雕像创作前后	018
艺术大师刘开渠	023
一丝不苟水到渠成——纪念刘开渠先生逝世周年	026
开渠先生的雕塑	029
刘开渠和他的《农工之家》	030
难忘恩师刘开渠	031
刘开渠与李金发——雕塑比较研究之一	033
刘开渠与中国雕塑事业——纪念刘开渠诞辰100周年	039
为祖国而雕塑——记在抗日战争期间刘开渠的雕塑艺术创作	043
雕塑的美学特征	047
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	060
从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引出的一位美术史家	063
从“民心河”工程回看城市雕塑的发展	066
维也纳环城大道雕塑巡礼	070
走访奥地利艺术家的工作室	075
青竹韶乐 德寿百年——写在曾竹韶先生99大寿之际	085

展览与典藏

冬日风景线——非洲艺术大展编辑手记·····	090
亨利·摩尔雕塑展布展的启示·····	091
中国画和艺术市场·····	093
十年展览回顾·····	095
40年展览与陈列简述·····	105
重新开馆后的中国美术馆新在哪里？·····	114
国家级美术馆的展览展期应该怎样安排？·····	116
“刘开渠捐赠作品陈列”策划与展览·····	119
“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布展心得·····	130
从藏品特点、收藏趋势看中国美术馆二期扩建工程中画库建设问题·····	141
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四大家陈列展及出版情况简述·····	145
“刘迅捐赠作品展”及依托捐赠收藏举办的展览·····	148
领异标新二月花——从“刘迅捐赠作品展”说开去·····	151
讲斯瓦希里语的非洲艺术收藏家夫妇·····	154
“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陈列”的展览与出版·····	158
静静释放的视觉能量——馆藏陈列及其雕塑作品·····	161
简朴敦厚曹振峰·····	163
米寿义举——记王琦先生的捐赠·····	167
挥之不去的农民情节——从吕斯百油画《四川一农民》说开去·····	168
韩乐然研究现状·····	171
韩乐然与克孜尔石窟壁画·····	178
“典藏结缘展”的缘起·····	182

雕刻和恩师

雕刻毛主席坐像的那些日子（回忆录节选）

我跟开渠大师学雕塑

永恒的怀念——记梅园周恩来雕像创作前后

艺术大师刘开渠

一丝不苟水到渠成——纪念刘开渠先生逝世周年

开渠先生的雕塑

刘开渠和他的《农工之家》

难忘恩师刘开渠

刘开渠与岑金发

——雕塑比较研究之一

刘开渠与中国雕塑事业

——纪念刘开渠诞辰100周年

为祖国而雕塑

——记在抗日战争期间刘开渠的雕塑艺术创作

雕塑的美学特征

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

从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引出的一位美术史家

从《民心河》工程回看城市雕塑的发展（主持人语）

维也纳环城大道雕塑巡礼

走访奥地利艺术家的工作室

青竹韶乐 德寿百年

——写在曾竹韶先生90大寿之际

雕刻毛主席坐像的那些日子（回忆录节选）

1977年春节刚过，大约是在二月间，我被叫到厂办公室。当时在场的包括几位老师傅和中年师傅，大约十二三人，厂领导郑重其事地宣布：“组建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雕刻工作组参加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毛主席坐像的雕刻工作，完成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毛主席纪念堂比作皇冠，那么我们所做的这尊雕像就是皇冠上的宝珠。这项工作除了令人激动外，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我们通过了政审，可以参加这项工作。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候稍微重要一点的工作都要经过政审。不久，我们就进驻到位于工厂偏南厂区的一个大车间，这项工作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发了一张印有“9”的工作证。车间门前安排了解放军战士站岗，没有这个特殊的工作证，是进不了这个门的。

那年我不到22岁，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当时的雕刻组要求“老中青三结合”，而“老中青三结合”似乎是“文革”中喊得很响的口号之一。我们三个年轻人都是在房管局技工学校雕刻班一起学习的同学，分别是由刘润芳、高升元、杨志全带进这个组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而到“文革”结束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并且算是学了一门手艺——雕刻。如果从上技校学习雕刻开始，到我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刻工作时已经有五年的“雕龄”，“出师”也有两年了。那时我们是作为“二技工”参加这项工作，工资是每月40.04元。



1976年在山西文水修复刘胡兰纪念像

1972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面对三种选择：升高中、上技校和插队。当时的大背景是“四人帮”刚刚倒台，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所谓“右倾翻案风”初起之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只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好，班主任明连生老师特别器重，多少次和我谈心，告诉我应该继续学习，将来高考恢复可以上大学。大学什么样我脑子里没概念，只是觉得老师指的是一条明路，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选择上技校，因为当时上技校是有钱的。那时每个月有9元钱的补助，作为家里的老大，9元钱的进账就能使拮据的家境有所好转，也因为是在家里的老大，所以享受当时的政策而没有去插队。

那时我们的技校学习是一种岗位培训的性质。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被分配到雕塑工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坐像的雕刻工作。那时候学技术几乎处于一种痴迷的状态，为了练好锤架子，手上不知道挨了多少锤，砸肿了，砸破了，血从戴着的手套里淌出来，还在练。那时连锤架子也是自己用锤砸出来的，直到今天我的左手食指掌骨和第一节指骨的关节处还有一个节突。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我被老师傅和厂领导看好，选进了这个光荣的雕刻组。或许正是这种精神，支持我从一名雕刻工成长为一名雕塑家。到了今天五十多岁的年纪，我们同时学习雕刻的50名同学，除了改行就是提前退休，还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几乎没有了，而参与这项雕刻的老师傅几



在毛主席纪念堂雕刻毛主席坐像时的工作照



最后撤出现场前雕刻组的合影

乎全都不在世了，特别是手把手带我的刘润芳老师傅，当年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他就是浮雕雕刻组的组长，雕刻技艺名列三甲。在这次毛主席坐像雕刻中，他还是组长，在技术上处于雕刻的首席位置。如果不是我的那位同学半道退出，我还没有机会给他做助手参与雕刻毛主席像的头部。那会儿，虽说是打下手，却是在雕刻的最高层面上打的下手，得到的是较高层次的锻炼机会。正是由于有这么一个高层次，我才在雕刻这个行当里能够继续前进，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之机缘巧合，进入到雕塑家的行列。我知道不经过美术学院的学习而进

到雕塑家圈里，这样的人没有几个。

我的师傅刘润芳是作为雕刻艺人而获得美术界雕塑家的普遍尊敬。参加毛主席坐像雕刻时他已经60岁了。除了雕刻技艺高超，他还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创作的薄浮雕菩萨像面颊圆润饱满，眉眼间静穆高贵，头饰纷繁有致，仿盛唐风格，线条流畅，造型端庄，优美典雅。他是在雕刻工人当中以雕刻艺术见长而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为数极少的雕刻家之一。正是因为雕刻毛主席坐像工作的重要，而雕刻该像头部的工作更为重大，刘润芳师傅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跟开渠大师学雕塑

(一)

时间过得真快，从开始给刘开渠先生作助手，到现在一晃四年过去了。

那年，刘先生八十岁。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城雕规划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六单位联合举办了庆祝刘开渠先生从事艺术活动六十周年大会。一个近乎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眼见到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到会祝贺，特别是刘先生的那些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国内颇负声望的雕塑家、教育家。当时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和第一届全国城市雕塑规划会议在京举行，刘先生的不少学生都来了。师生相会，同学相逢，学生的学生，先生们的先生，几代人聚集一堂，激情洋溢，兴高采烈，笑语欢声，好不热闹！

我坐在这个热烈的茶话会会场的一隅，将这动人、感人、激励人、振奋人、令人羡慕的场面尽收眼底，可我没有料想到，时隔不久，我竟当上了刘开渠先生的助手。

“十年动乱”中，我中学“毕了业”，侥幸被分配进了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技工学校，经过两年半的实践学习，又“毕了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那时尽跟着“运动”了，雕刻技术学到的不多。在我们这一茬儿青年中，技术不是突出的。“文革”结束了，我跟着时代反思，走上狠抓业务技术的道路。雕塑工厂的业务，大体分为仿古石木雕刻和现代雕塑艺术两部分。那时候，不知怎的，我学的、干的是仿古石木雕刻，却“本能地”喜欢现代的雕塑艺术，便利用业余时间，也搞起了“创作”。说来算是运气好吧，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从基层团委选拔作品，我创作的石雕作品《猜》，从局团委美展推荐到北京市青年美展，又从市青年美展中选出，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大约是这一步在全厂青年工人中的“占先”，成为了我到刘先生身边来的原因之一。

刘先生和雕塑工厂的渊源是很深的，可以追溯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初期。那时候协助刘先生等著名雕塑前辈工作的部分青年雕塑家和参加纪念碑雕刻的优秀石刻工人，以及一些管



1981年纪念碑大修现场

理人员，成为组建雕塑工厂的核心。到我们进厂时，该厂已经是三百余人编制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生产经营型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当规模的雕塑设计、创作、生产、加工的能力。这在当时，全国独此一家，就是今日，同类厂家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作为雕塑工厂的顾问，那里的人没有不知道刘先生的。

第六届全国美展前夕，厂里临时调我出来帮刘先生的忙，搞《向新时代致敬》的汉白玉石雕。刘先生对我的工作大概还算满意吧，国庆三十五周年第六届美展优秀作品展出期间，刘先生派人找到我，谈了文化部同意给他配一名雕塑工作助手，编制下拨到美术馆，如果我乐意做这项工作，可以调到美术馆来。我当然乐意了。此刻，我感到这将是我人生道路上重大转折的良机。我强捺住内心的喜悦，静静地听刘先生讲话。那日刘先生身染小疾，精神并不好，他用平缓的声调说：“我已经八十岁了，现在身体上还好，还可以工作几年。我想多搞些作品，给国家留下来。我需要个年轻人作助手，想请你来。你不要着急决定，要好好地想一想，和你爱人、你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再定。我毕竟老了，你要慎重考虑，不要耽误了你。”

我深信，跟着刘先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收益绝不会小。又怕马上答应，操之过急，失之鲁莽，给人缺乏稳重之感，事情反而黄了。捺着性子忍了两天，第三天我再也捺不住了，便按照刘先生说的，交去个早已写好的简单履历，算做肯定答复。没过多久，我作为刘先生的工作助手，成为中国美术馆的属员。

初到美术馆时，曾经有人劈头问我：“你是刘老什么亲戚？”弄得我莫名其妙。现在想来，真有些好笑，我和刘先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无风头背景。刘先生选了我，或者说我作了刘先生的助手，就是那么偶然，又这么自然。



在刘先生工作室的雕塑训练

(二)

给刘先生作助手，绝非易事。刘先生雕塑创作风格严谨，对助手工作要求严格。为了达到刘先生的要求，我不知熬了多少夜，费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努力，虽说花了大功夫下了大气力，却仍然没把这助手工作做好。刘先生曾作为中央美院的一级教授，已经是两届研究生班的导师，而我至今还未改写我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初中这一条，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了。不过，刘先生把我调进美术馆时，曾经对人说过：“他有很好的雕刻技术，又肯

于学习，用不了几年，是可以干出来的。”几年来，我还不能完全像刘先生说的，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尽了全力，还帮不了刘先生多少忙，想起来，真感到惭愧。

在实际工作中，刘先生给了我许多教诲和指导，在他身边工作，我向他学艺，更学习他的为人。在刘先生的关怀和爱护之下，眼见着我成长起来，然而，刘先生现在和美院的教学关系脱了钩，是不能给我文凭的，不过我想，我的实际受益，会比那一纸文凭要珍贵得多。

刘先生的工作室，和他居住的四合院一体。据说这原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五间南房的北面，有一道花墙，与东北三面房组成的庭院隔开。工作室就是原来中间的三间南房扩充的：向北扩到花墙的墙基上，向上是距地面三米多高的平面上沿四十度角起脊，北边镶着一个大玻璃天窗，室内光线变化稳定。现在，由于年头久了，房顶坡度大，不好整修。雨季时，天窗边缘漏雨，常常大盆小桶摆一地接水。深秋的北风也会从房顶的玻璃缝中吹进几片黄萎干枯的树叶来，而有这样的个人工作室的雕塑家，在国内恐怕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雕塑家们都是挤在集体工作室里从事艺术创作，相互干扰，相互影响，作品一色，难以创作出精品。就是刘先生这样的雕塑大家的这样简陋的工作室，也令诸多著名雕塑家羡慕不已而自知不可得，实在说，中国雕塑家的工作环境确实不太好。

刘先生的寓所，位于热闹的西单商场背后的太仆寺街。这本是个相对幽静的所在，现在不行了，商场生意兴隆，整天闹哄哄的。两年前有朋友送刘先生两株法国梧桐树苗，征得街道同意栽到大门口道旁。一个夏天，真长出几片大叶子，给人带来翠绿希望，可是，现在那长树的地方，树没了，成了变相的停车场。坐车来西单商场的，沿着太仆寺街西口向东依次地停车，“高峰”时那些车都停到了刘先生的家门口或者附近的地方，有时接刘先生的车或者看望刘先生的人坐的车都无法停在门前。听说这古时的太仆寺是朝廷掌管交通的衙门府，现在这



1984年在刘先生家

条街上车满为患，交通管理部门给规定为单行道，算是好了些。几年前刘先生散步的去处，是快到西单长安街路口的中国书店，现在这一带，车多、人多、拆房子的多、盖房子的也多，是不大好走动了，而刘先生住了三十多年，创作了建国以来绝大部分雕塑作品的这个小小四合院，大约也不安稳了。房屋开发公司多次来人要“开发”这里。

我们在塑造蔡元培纪念像时，



在刘先生四合院的工作照

有一天下午，一下来了好几个人，就在工作室的北墙根处，掀开一块地砖，拿着钻探工具取土样。那个中年干部模样的人，踱进工作室问：“这是谁？”“蔡元培。”“蔡元培是谁？”当你真给他讲起这位蔡老先生是学界泰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时，他茫然而淡漠地将话题一转，动员刘先生搬家。工作室中央近三米高的蔡像泥稿，屋子里摆的那么多石膏像，还有铜像、大理石雕刻、木雕作品，他好像都没看见，只是进行他的工作，动员刘先生先住到大钟寺一带的旅馆里，待这里楼房盖好再搬回来。他带着惯做交易的精明，那么认真地开玩笑。且不说刘先生这么大的岁数，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就是这些雕塑作品，恐怕又要保不住了。解放前刘先生在战乱中颠簸，每离开一地都要丢下一批作品。它们不像画家的画可以放进箱子搬运方便。

解放后，为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刘先生回到北京，在这里一住三十多年，虽经“十年动乱”，总还有一些作品留了下来，最近几年陆续搞了一些创作，总算小有规模了，可这一搬家，恐怕又要没了。

四年来，我就是在这块天地里工作。最初我使出十二分的气力而干不到点子上，那时候我经常想，刘先生从一群青年石匠当中选中我，提携起来，对我有知遇之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凭这普普通通的小民的普普通通的思绪，我要十二分努力地工作，可我按照雕塑专业的标准毕竟差得远，离刘先生的要求差得更远，这差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补上来。那时候我心理负担很重，常常在一种自卑而内疚的情绪下工作，有一种压抑感，可我常常被许多赞许和羡慕的眼光安慰着，心底也自知是“幸运儿”，因此有着一种更为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我于雕塑业务见到长进，还是在完成蔡元培纪念铜像以后而开始梅兰芳像



刘先生做雕塑时我和张海平跟着学

的雕塑工作的时候。在这之前，虽然能经常听到刘先生的教诲，时常得到和刘先生一起工作的实践机会，还不时领受到来刘先生这里的或是帮助工作，或是研究工作，或是看望老师的许多优秀雕塑家的影响，可是雕塑业务水平就是不怎么见长。我有咬牙自恨恼火的时候，有落泪自愧痛苦的时候，也疑惑过自己是不是笨种。仿佛几年白过，忽然一朝得道似的，在梅兰芳像的雕造上，似乎透出了我的一点“灵气”，至少不像开始作助手时那样吃力了。就这点点的进步，对于我是得来不易的，我一得到就在感受中把它放大，暗暗地狂喜，反复不断地欣赏着作品上那些留着自己涂鸦痕迹的地方，庆幸自己居然有两下子。那高兴的情绪，不亚于小学生期末考试得了百分。

刘先生泼冷水了，他告诫：“不要以为能捏捏泥巴就是雕塑家。我们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好像从美术学院一毕业，就是艺术家了。一个艺术家真正被社会承认需要好多条件，社会环境、个人的禀赋、身体条件都很重要，不是简单的事情。就雕塑家来说，体积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是真正感受得到，表现得出来，有的人看上去他的雕塑做得挺不错，实际上是绘画效果，原因就是他只会在正面做；有的人做雕塑就像背公式，就那么几下子，搞那么个空架子，缺乏真实的感受。”刘先生对我的要求，常常于细微处见出根本来。工作结束收拾好工具，将散落在工作台上的小泥团聚起，摔成块，这样泥巴不易干，再做的时候好用。刘先生常说，一天工作完了虽说很累，再用些时间，把工作的地方收拾干净，为第二天做准备。第二天一来，精神很好，感觉是新鲜的，要将精力集中在作品上，不要有旁的干扰。有好的环境，能不能做得出好的雕塑，那是一回事；但没有好的环境，就做不出好雕塑来。为了能做出好作品，我们就得注意创造、保持一个好环境。

我不知道我能否真的有些起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得到社会认可，然而有一点，我知道得十分清楚，就是按照刘先生对我的要求去做，做下去。这样至少可以不欺骗自己，问心无愧地做雕塑、搞艺术、治学问。

(三)

诗人纪宁“十年磨一剑”，写下三十万字的长篇传记《青铜与白石》，记录了刘先生八十余年的生活历程。据说这部作品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播讲节目中连播，反响强烈；著名雕塑家张松鹤先生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作品，就是《刘开渠先生肖像》，被中国美术馆收为藏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马骊骥编导拍摄了《雕塑家刘开渠》，已译成多种语言对外发行，中央电视台也曾多次播放。然而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痕迹，成了宝贵的资料。

今天，刘先生仍旧硬朗结实地生活，延续了一段有出息的中国人的历史；仍旧紧张忙碌地